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王宫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

漢蔡邕集題詞

董卓狠戾賊臣折節名士陳留蔡中郎時已六十許人令稱疾堅卧偃蹇遇害不猶愈昔日死洛陽獄乎勉强受官侍中封侯噫嘆之下身名並隕雖王司徒輕戮善人識者知其不長然周歷三臺鼓琴贊事杜欽谷永之誚終不能為中

郎解也余揣其從朔方遯江海因形毀貌不覿天日幾十五年驟登大官隆遇殆非不欲奮其拳拳之忠補益國家當日公卿滿朝栖遲危亂金章赤芾豈獨中郎但識不鑒於比匪謀不出於討賊喋口牢獄受莫能助伯喈曠世逸才余獨傷其讀春秋未盡善耳漢史未成願就黥刖子長豈出孟堅下哉若家門清白三世同居却五侯之招陳六事之本憂心虹蜺抵觸禁近抱

子政之悃愊蹈京房之禍患又班生所望景先
逝矣

目錄

賦

述行賦有序
漢津賦
協和婚賦
撿逸賦

協初賦
青衣賦
短人賦有序
瞽師賦
又
筆賦
琴賦
又

又
彈棊賦
又
團扇賦
胡栗賦
蟬賦
疏
陳政要七事疏

幽冀刺史久闕疏
上漢書十志疏
為陳留縣上孝子狀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薦皇甫規表
薦太尉董卓表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讓尚書乞在閒冗表

巴郡太守謝表

尚書詰狀自陳表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辭金龜紫紱表 闕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徙朔方報楊復書
徙朔方報羊月書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與袁公書
又與人書
又與人書

論

明堂月令論

正交論
銘論
桓彬論
議
諫伐鮮卑議
歷數議
宗廟迭毀議
答齋議

和熹鄧后謚議
朱公叔謚議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封事
設論
釋誨
月令問答

連珠
廣連珠
頌
東巡頌有序
南巡頌
胡廣黃瓊頌
京兆樊惠渠頌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考城縣頌
祖德頌有序
麟頌
五靈頌
贊
太尉陳公贊
焦君贊
琴贊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目録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

明 張溥 輯

漢蔡邕集

賦

述行賦 有序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五侯擅貴於其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

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廷敕陳畱郡守遣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賦

余有行於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汙滯而為災馬蹀躡而不進兮心鬱悒而憤思聊弘慮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於大梁兮誚無忌之稱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忿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經

圃田而瞰北境兮晤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感歎兮愠叔氏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牢之曲隂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侈申子之美城稔濤塗之復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淩高兮陟葱山之荛崝建撫體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迴峭峻以降阻兮小阜寥其異形岡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夐其杳冥廹嵯峨以乖邪兮廓巖壑以崢嶸攢棫樸而雜榛楛兮被浣濯而羅布豐茂蕇與臺菌兮緣層

崖而結莖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於
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
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修軌以增舉兮
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泊以飈涌兮氣懆懆而厲涼雲鬱
術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
頹以玄黃格莽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
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逆兮唁襄王於壇
坎悲寵嬖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懆乘舫舟而泝湍流

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
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通渠源於京城兮引職
貢乎荒裔操吳榜其萬艘兮充王府而納最濟西溪而
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
害玄雲黯以凝結兮集零雨之溱溱路阻敗而無軌兮
塗濘溺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
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夾墳佇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
之殷殷并日夜而遙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

勢兮天穿湍而無文彌信宿而後闋兮思逶迤以東運見陽光之顥顥兮懷少弭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寵扇以彌熾兮僉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濕清嘉穀於禽獸兮下糠粃而無粒弘寬裕於便辟兮糾忠諫其駸急懷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眇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覩風化之

得失兮猶紛挐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廻軌兮復邦族以自綏亂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窅陰雨兮歷覲羣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漢津賦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

厚土而載形登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羣液兮演西土之陰精過曼山以左廻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别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湲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於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飈蕭瑟勃馬並興陽侯沛以奔騖洪

濤涌而沸騰顧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覲朝宗之形兆瞰洞庭之交會

協和婚賦

惟情性之至好歡莫偉乎夫婦受精靈之造化固神明之所使事深微以玄妙實人倫之肇始考邃初之原本覽陰陽之綱紀乾坤和其剛柔艮兑感其脢腓葛覃恐其失時摽梅求其庶士唯休和之盛代男女得乎年齒婚姻協而莫違播欣欣之繁祉良辰既至婚禮已舉二

族宗飾威儀有序嘉賓僚黨祁祁雲聚車服照路驂騑如舞旣臻門屏結軌下車阿傅御豎鴈行蹉跎麗女盛飾曄如春華

檢逸賦

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結而未并情罔寫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協初賦

其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旣遠也若披雲緣漢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竪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照眎之無主面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蜜

青衣賦

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於卑微盼倩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領如蝤蠐縱橫接髮葉如低葵修長冉冉碩人其頎綺袖丹裳躡蹈絲扉盤跚蹴蹀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揚朱脣都冶嫵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

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
其所履世之鮮希宜作夫人為衆女師伊何爾命在此
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
國歷爾邦畿雖得嬿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
兼裳累鎮展轉倒頹眠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
舍爾乖睽冒睽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噭噭青衣我思
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獵吹予牀
帷河上逍遙徙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彼牛女

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愁焉且饑

短人賦 有序

侏儒短人僬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幺劣厥僂窶嚏嘖怒語與人相拒矇眛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衆人患忌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其詞曰

雄荆雞兮鶩鸊鶙鶻鳩鶵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

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蝍且䖟中蛹兮蠶蠕蠕

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敝鑿頭兮斷柯斧

鞞鞨鼓兮補履樸脫椎枘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瞽師賦

夫何矇眛之瞽兮心窮忽以鬱伊目冥冥而無睹兮嗟

求煩以愁悲撫長笛以攄憤兮氣轟鍠而橫飛

又

何此聲之悲痛愴然淚以隱惻類離鵾之孤鳴起嫠婦之哀泣詠新詩之悲歌舒滯積而宣鬱

筆賦

惟其翰之所生於季冬之狡兎性精亟以慓悍體遄迅以驍步削文竹以為管加漆絲之纏束形調摶以直端染玄墨以定色畫乾坤之陰陽讚宓皇之洪勲叙五帝之休德揚蕩蕩之典文紀三王之功伐兮表八百之肆覲傳六經而綴百氏兮建皇極而序彝倫綜人事於晻

昧兮贊幽冥于明神象類多喻靡施不協上剛下柔乾坤位也新故代謝四時次也圓和正直規矩極也玄首黃管天地色也

琴賦

爾乃言求茂木周流四垂觀彼椅桐層山之陂丹華煒煒綠葉參差甘露潤其末凉風扇其枝鸞鳳翔其顛玄鶴巢其岐考之詩人琴瑟是宜爰制雅器協之鍾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爾乃清聲發兮五音舉韻宮商兮動

角羽曲引興兮繁絃撫然後哀聲既發秘弄乃開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案藏摧於是繁絃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周公越裳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楚姬遺歎雞鳴高桑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絃歌一低一昂

又

間關九絃出入律呂屈伸低昂十指如雨

又

於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亂節而忘形哀人塞耳以惆悵轅馬蹀足以悲鳴

彈棊賦

榮華灼爍蕚不韡韡於是列象雕華逞麗豐腹斂邊中隱四企輕利調博易使馳騁然後我製兵棊夸驚或風飈波動若飛若浮不遲不疾如行如雷放一槃六功無

與儔

又

夫張局陳棋取法武備因嬉戲以肄業託歡娛以講事設茲矢石其夷如破采若錦繢平若停水肌理光澤滑不可屢乘色行巧據險用智

團扇賦

裁帛制扇陳象應矩輕徹妙好其輶如羽動角揚徵清風逐暑春夏用事秋冬潛處

胡栗賦

人有折蔡氏祠前栗者故作斯賦

樹遐方之嘉木兮於靈宇之前庭通二門以征行兮夾
陛除而列生彌霜雪而不彫兮當春夏而滋榮因本心
以誕節兮凝育蘖之緑英形猗猗以豔茂兮似翠玉之
清明何根莖之豐美兮將蕃熾以悠長適禍賊之災人
兮嗟夭折以摧傷

蟬賦

白露凄其夜降秋風肅以晨興聲嘶嗌以沮敗體枯燥
以氷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類乎大陰要明年之中夏

復長鳴而揚音

疏

陳政要七事疏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

氣五郊而車駕希出四時致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隂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雝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疏喪宫内産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来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

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産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宫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節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荅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内知己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資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絶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

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内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隷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

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憙益州刺史龎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憙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令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内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

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為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

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俸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固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

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
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效臧
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絶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為太子舍人臣聞孝文
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
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
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
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安心義無所依至有姦

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糅難以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洶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幽冀刺史久闕疏

臣聞國家置官以職建名臣愚淺小才竊假階級官以

議為名職以郎為貴智淺謀陋無所獻替夙夜寤歎憂
悸怛惕臣邕頓首死罪伏見幽州突騎冀州強弩為天
下精兵國家瞻仗四方有事軍師奮攻未嘗不辦於二
州也頃者以來連年饑荒穀價一斛至六七百錢故護
烏桓校尉夏育出征鮮卑無功而還士馬死傷者萬數
弓兵散亡幾盡生民之本守禦之備無一可恃百姓元
元流離溝壑寇賊輩起莫能禁討長吏寒心朝不守夕
卒有他方之急則役之不可驅使自為寇虜則誅之不

可擒制豈非可憂之難三府選幽冀二州刺史踰月不定臣恠問其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二州之中少素有威名之士或拘限歲年不應選用孤疑遲淹兩州空懸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每冀州長吏初除詔書治嚴不過五日今者刺史數旬不選誠非其理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以陛下威靈申明禁令在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孝景時梁人韓安國坐事被刑起徒中為內史武帝患東越數反

拜故待詔會稽朱買臣宣帝時患冀州有盜賊故京兆尹張敞有罪逃命上使使就家召為冀州刺史安國徒隸買臣郡民皆還治其國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顧三互拘官簿得救時之便也卒獲其用遺芳不滅此先帝不誤已然之事三公明知二州之要尤宜揀選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議苟避輕微之科竊見日月拘忌選既稽滯又未必審得其人則二部蠢蠢將為憂念願陛下上則先帝用三臣之法蠲除近禁其諸

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臣慺慺
瞽言惟陛下留神再省三省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
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論者云避三互
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
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
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
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
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
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
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
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
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
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上漢書十志疏

朔方髡鉗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寵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親父故依叔父衛尉質時以尚書召拜中郎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陛下遂由端右出相外藩還尸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没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

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洛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轂門復聽續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臣為郡縣促遣迫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葸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愚心有所

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止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戸畧以所有舊事與臣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録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其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歷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史田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可獨議郎中

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度數適有頭緒會臣被罪逐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絶不得究竟慺慺之情猶以結心不能自達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攻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絶不意西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悄悄不知所守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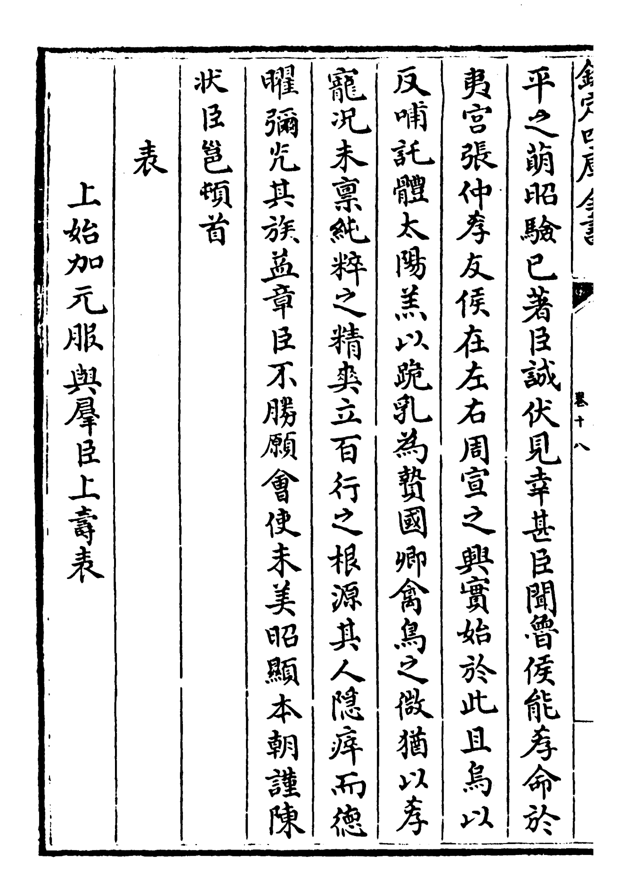
所懐隨軀腐朽抱恨黄泉遂不設施輒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五及經典羣書所宜捃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别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考逮妻子迸竄亡失文書無所按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冐死罪披瀝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留神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圉封上

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為陳留縣上孝子狀

臣前到官博門掾史孝行卓異者臣門下掾申屠夐稱孝子平丘程未年十四歲時祖父叔病歿未抱伏叔尸號泣悲哀口乾氣少喘息纔屬舅偃哀其羸劣嚼棗肉以哺之未見食噓唏不能吞咽麥飯寒水間用之舅偃誘勸哽咽益甚是後精美異味遂不過口常在柩旁耳聞叔名目應以淚前太守文穆召署孝義童云以叔未

莫不能至府舍臣輒核問掾史邑子殷盛宿彦等辭驗皆合臣即召來見未年十四歲顔色瘦小應對甚詳臣問樂為吏否垂泣求去白歸喪所臣為設食但用麥飯寒水不食肥膩𥘉本以田作為事家無典學者其至行發於自然非耳目聞見所倣效也雖成人之年知禮識義之士恐不能及伏唯陛下體因心之德當中興之運躬秉萬幾建用皇極神紀騁於無方淑暢洽於羣生故醇行感時而生美義因政以出清風奮揚休徵誕漫太



平之萌昭驗已著臣誠伏見韋甚臣聞魯侯能存命於
冑宮張仲孝友侯在左右周宣之興實始於此且烏以
反哺託體太陽羔以跪乳為贄國卿禽鳥之微猶以孝
寵況未稟純粹之精奐立百行之根源其人隱痺而德
曜彌光其族益章臣不勝願會使未美昭顯本朝謹陳
狀臣邕頓首

表

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

伏惟陛下應天淑靈丁期中興誕在幼齡聖姿碩義威儀孔備俯仰龍光顔如日星言稽典謨動蹈規矩緝熙光明思齊周成早智夙就參美顯宗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進御幘結以章天休臣妾萬國遐邇大小同喜逸豫式歌且舞臣等不勝踊躍鳧藻謹奉生頭酒九鍾稽首再拜上千萬壽陛下享茲吉福永守皇極通遵太和靖綏六合宜民宜人受禄於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不忘萬壽無

疆

薦皇甫規表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慍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讒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

義皦然不汚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
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攖討即起家拜為太山太守
屠斬桀黠綏撫煢弱青兖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
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
盛行演化凶悍使為慧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
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
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廱之美臣以頑愚忝汚
顯列輒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

言罪當殊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薦太尉董卓表

臣某等聞周有流彘之亂而宣王以興漢有昌邑之難而中宗以昭由此觀之天生神聖特以靖亂整殘丕誕洪業輔佐重臣國之極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是故申伯山甫列於大雅蕭曹丙魏載於史籍國遭奸臣孽妾制其主權累葉相繼六十餘載火熾流沸浸以不振威移羣下福在其臣海內嗷嗷被其傷毒故大將軍愼侯

何進盡忠出身圖議盪滌以清季朝羣凶遘難兵起亂作元舅上卿先罹受害禍至執辱社稷傾危太尉郿侯卓起自東土封畿之外義勇憤發旋赴京師先陳便宜列表奸猾羣慝情狀辭意激切感物悟靈精兵虎臣承持卓勢奮擊醜類漏刻之間靡有孑遺卓閒乘輿已趨河津身率輕騎長驅卭阜上解國家播越之危下救兆民塗炭之禍然後黜廢頑凶爰立聖哲天心聿得萬國賴祉及至差功行賞辭多受少近臣幸臣一人之封戶至萬數

令者受爵十有一人總合戸數千不當一封令月七日卓又上書辭疾讓位乞就國土上違聖主嘉寵之至下乖羣生瞻仰之望非所以褒功賞勲也惟陛下益隆委任數加訪問厚其爵賞責以相業之成臣等不勝大願

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詔制左中郎將蔡邕令封邕陳留雍丘高陽鄉侯下印綬符策假限食五百户歲五十萬穀臣稽首受詔怔營喜懼精魄播超恍惚如夢不敢自信臣伏惟糠粃小生

學術虛淺少竊方正長歷宰府備數典城著作東觀無狀取罪捐棄朔野蒙恩徙還退伏畎畝復階朝謁進察憲臺遂充機密令守巴郡還備侍中車駕西還執鞭跨馬及看輪轂升輿下軫扶接聖躬既至舊京出備郎將中外所疑對越省闥羣臣之中特見褒異訖無雞犬鳴吠之用常以汗墨愧負恩寵誠不意悟猥與公卿以下錄功受賞命服金紫爵至通侯非臣草菜功勞微薄所當被蒙臣十四世祖肥如侯佐命高祖以受爵賞統嗣曠

絶除在匹庶臣子遺苗裔復蒙顯封前功輕重不侔慚惶累息無心怡寧唐虞之朝猶美三讓臣者何人受而不讓臣不勝戰悼怵惕詣闕拜章上所假高陽侯印綬符策伏受罪誅臣得微勞被受爵邑光寵榮華耀熠祖禰非臣小族陋宗器量褊狹所能堪勝非臣力用勤勞有所當受誠無安寧甘悦之情國憲上行下不敢逆苟順恩旨退省金龜紫紱之飾非臣容體所當服佩中讀符策誥戒之詔非臣才量所能祗奉歷日彌久震懼益

甚臣聞高祖受命元功翊德者與共天下爵土故曰使黄河若帶太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夫山河至大猶謂之小重功輕賞如此其至也是以戰攻之事大有陷堅破敵斬將搴旗之功小有馘截首級傾傷涉血之難勤苦軍旅連年累歳首如蓬葆體如漆幹勞瘁辛苦如此其重也以受爵土誰曰不宜令者聖朝遷都應順天人犇走之役臣僕職分宜然臣事輕葭莩功薄蟬翼恐史官録書臣等在功臣之列陷恩澤之科垂名後葉

作戒末嗣非本朝之德政御臣之長策臣是以宵寢晨興叩膺增歎心煩慮亂喘呼息吸且鷦鷯巢林不過一枝鼷鼠飲河不過滿腹小人之情求足而已臣不勝大願

再讓高陽侯印綬符策表

臣忝自參省資非哲人藩屏之用器非殿邦佐君之才憂心灼煊百目昏冒忪蒙菽罔累息屏氣臣聞稷契之儔以德受命功德靡堪讓所不如晉之范匄不忘禮讓

其下化之春秋采焉臣雖小醜不足勗勵以蹈高蹤以詩人斯亡之戒覩見符策君國之誨兩印雙紱並在鞶帶至德元功器量孔大猶且踧踖無心寧止況臣螻蟻無功德而散怠茸闒何以居之且晏嬰辭邶殿之邑張良辭三萬之戶書籍紀之以為異美夫人君無戯之言憲法有誣罔之劾臣不敢違戾飾虛以距上旨疑确之誠與神明通謹奉章詣闕頓首敢固以請息伏惟留省

讓尚書乞在閑冗表

臣流離藏竄十有二年陛下應期中興龍飛踐祚奸臣孽孽一時殄盡愔疾臣者隨流埋没太尉鄗侯卓收拾洗濯上臣高第補侍御史轉治書御史陛下天地之大德聽納大臣扶飾文舉遂用臣邕充備機密三月之中充歷三臺光榮顯著非臣愚蔽不才所當盜竊非臣碎首糜軀所能補報臣邕頓首頓首死罪死罪間世宗之時田千秋有神明感動一言以悟聖聽昭發上心故有一日九遷臣邕草莱小臣恩謀愚淺生非千秋職不狎

練加以新來入朝不更郎署攝省文書其猶面牆陛下統繼大業委政冢宰大傅隗以舊典入錄機密事尚書令日磾先輩舊齒德更上公僕射允故司隸校尉河南尹某尚書張熹已歷九列侍中曾旭牧守宣藩剖符數郡唯臣官位微賤特單輕匹此六臣臣當自知況於論者將謂臣何是以夙夜寤歎寐息屏營無顏以居無心以寧明時階級人所勸慕乞在他署抱關執鑰以守漏刻則臣之心厭飫足矣降榮於悴退顯於進臣不勝區

區疑戒不敢肅飾

巴郡太守謝表

臣尚書邕免冠頓首死罪臣猥以頑闇連値盛時超自羣吏入登機密未及輸力盡心日下五府舉臣任巴郡太守陛下不復參論府舉入奏驚惶失守非臣敢安怔營累息不知所措臣邕頓首死罪知納言任重非臣所得久忝令月丁丑一章自聞乞在閒冗抱關執籥不意錄符銀青授任千里求退得進後上先遷為衆所怪不

合事宜顧乞還詔命盡力他役死而後已臣猥以愚闇
盜竊明時周旋三臺充列機衡出入省闥登踏丹墀承
隨同位與在行列以受酒醴嘉幣之賜詔書前後賜石
鏡奩禮經素字尚書章句白虎議奏合成二百一十二
卷及唾壺彈棋石枰蓮香瓠子藜餳汁器圓盧諸物誠
念及下錫惠周至每敕勿謝前後重疊雖父母之於子
孫無以加此未得因緣有事答稱萬一不意卒遷荷受
非任臨時自陳未蒙省許悇結屏營踧踖受拜命服銀

青光寵休顯上耀祖先下榮昆裔誠非所望且巴土長遠江山修隔頃來未悉輯睦劉馬撫寧有方柔遠功著臣以頑蒙不閑職政宣暢聖化道遵和風非臣才力所能供給必以忝辱煩污聖朝幸循舊職當竭肝膽從事肋絶骨破以命繼之臣邕頓首死罪

尚書詰狀自陳表

議郎糞土臣邕頓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令月十三日臣被尚書召問臣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

史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隷又託河内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按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皆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縁内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参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徹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變異

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惟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患譏切公卿内及寵近區區欲答上問救恠異為陛下圖康寧之計而已預知所言者當必怨臣陛下不念忠臣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恠豈不負盡忠之吏哉每有災異輒令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息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羣臣杜口以臣為戒誰敢復為陛下盡忠者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問言事者因

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前無立男得盡節王室託名忠臣死有餘榮然恐陛下不復聞至言矣臣愚以凡冗招致禍患自臣職日臣對問時質爲下邳相不聞臣謀令日横見逮及使質恨以衰老白首隨臣摧没并内坑陷以快言事厭副其心誠寃誠痛陛下仁篤之心必不忍此思之未至耳臣一入牢檻當爲箠楚所迫趣飲章辭情何緣復達臣死期垂至冒昧自陳乞身當辜戮

免質并坐臣亾之日則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臣邕死罪

表賀錄換誤上章謝罪

今月十八日臣以相國兵討逆賊故河内太守王匡等屯陳破壞斬獲首級詣朝堂上賀臣邕奉賀錄故羽林郎將李參遷城門校尉而署名羽林左監右衛尉杜衍在朝堂而稱不在錄咎在臣不詳省按使參以亡為存衍以存為亡錯奏謬錄不可行侍御史劾臣不敬當賜

刑書懲戒不恪陛下天地之德不辱收戮丙辰詔書以一月俸贖罪臣邕怔營慙怖屏氣累息不知所自投處臣邕頓首死罪臣不惟石慶數馬之誤簡忽校讎不謹之愆雖見原宥仰愧先臣傷肌入骨不勝忪蒙流汗臣邕頓首死罪

書

與何進薦邊讓書

明將軍以申甫之德當中興之隆建上將之任膺秉國

之權妖寇作孽震驚京師運籌帷幄定策廟勝先擒馬元歸近之變天兵致誅兖豫以清冀荊用次雲消席卷克厭衆心王室以寧萬國兆民莫不賴社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戎功立事莫不畢舉雖振鷺之集西廱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伏見陳留邊讓字文禮天授逸才聰明賢知纂戎伐柯不遠之則齠齔夙孤不墜家訓始任學問便就大業闇不遊嬉初覽諸經見本知義尋端極緒受者不能答其問章句不能

遂其意詩書易禮先通大義業以次舉衆傳篇章無術不綜心通性達剖纖入冥口辯辭長而節之以禮度安詳審固守持内定非禮勿動非法不言若拯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並合衆夫嘉焉莫之能奪使讓生於先代在唐虞則元凱之比當仲尼則顔冉之亞豈徒世俗之凡偶兼混是非講論而已哉才藝言行卓逸不羣階級名位亦宜超然不以常制爲限長幼爲拘若復輩從此郡選舉非所以彰瓌瑋之高價昭大知之

絶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一旦立之以烹雞多汁則澹而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可熟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誠竊悄悒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羮之和久佐煎熬鬻𦢊之間顧明將軍回謀守慮思垂采納就讓疾病所親察之更以屬鈌招延表貢行狀列於正府蹐之宗伯納之機密展其力用副其器量若夫以年齒為嫌則顔淵不得冠德行之首子奇不得紀治阿之功茍能其事古今一也銮疏特表及期而行邦國其昌豈寢羸甸

匐拜寄不敢須通

從朔方報楊復書

笞此從者故城門校尉梁伯喜南郡太守馬季長或至三歲近者歲餘多得旋迈自甘罪戾不敢慕此

從朔方報羊月書

幸得無恙遂至從所自城以西惟青紫鹽也

辭郡辟讓申屠蟠書

蟠家貧傭為漆工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

中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誼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

與袁公書

朝夕游談從學宴飲酌麥醴燔乾魚欣欣焉樂在其中矣

又與人書

家祖居常言客有三當死夜半蠶時至人室家也令者

一行而犯其兩

又與人書

邕薄祐早喪二親年踰三十鬢髮二色叔父親之猶若幼童陸則對坐食則比豆

論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

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稺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宫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

由来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雝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

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大廟以天子之禮升歌

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

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宫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别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

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雝之内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宫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雝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雝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宫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

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雝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

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宫以應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户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

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為

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合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

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
剌舍大禮而徇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
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
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
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為紀號淮南王
安亦以取為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
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凌遲或闕其始終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也疾淺薄而懷携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遊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趣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

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賔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葢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善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為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徳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

致也子夏之問人問交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寛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誨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敎則泛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既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為粢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

而言之則剌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銘論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晁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阼洛於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愼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

者也呂尚作周大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衮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勲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桓彬論

彬麟之子少與蔡邕齊名仕尚書郎厲志操以忤宦黨免官卒邕等共論序其志乃樹碑而頌焉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禄絶高也辭隆從窳絜操也

議

諫伐鮮卑議

熹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犯諸郡自春三十餘發請徵諸郎兵擊之一冬春足以掃滅時故

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行賄王甫求為將詔書遂用為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大臣多以為不便召百官議中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玁狁威蠻荊漢有衛霍闐顏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為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

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旣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

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曾叚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興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

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𦙍云自春以来三十餘𤼵方今郡縣盜賊刼摽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窓猶不能絶况此醜虜羣類抵冐心不受仁膽不畏威而可使斷無盜竊昔者髙祖乃恐平城之恥吕后甘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內則任之良吏後

嗣遵業慎奉所遺苟無蹙國内侮之患豈與蟲螘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四海必為之憔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勝者必未克挾疑者必未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厮

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為大漢之
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為長宜通于時
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
凶年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
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
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戍郡列縣尚猶棄
之況以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臣愚以為宜止征
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守不動

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收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閫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孰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彊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

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

尖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爽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甞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曰可矣

歷數議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歷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歷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司徒府議太尉耽等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歷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其術無常是以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按歷

法黄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歷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武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寮

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歷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巳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

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歷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秦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歷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為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别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

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
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
三光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
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
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
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
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
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

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歷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搆而光晃以為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為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

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劉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宗廟迭毀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

中宗時忠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
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
毀上從其議古人考據慎重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
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
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
烝仁恩溥大海内賴祉廟稱肅宗比方前事得禮之宜
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襃崇至
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

限令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
依家法令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
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
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制亦
不敢毀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
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
章皇帝孝安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

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為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答齋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

敎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為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閒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所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以為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形管記己王纎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絶海内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為災札荒為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并涼猾夏作寇振驚渤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懐殿叩之聲皇太后參圖考表求人之瘼度

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為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饔人徹羞膳不過擇黄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絶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為離宫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出宫妾免遣宗室没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躅正憲法六十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朞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䟽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

屢舉方直顯擢孝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為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偽錮之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絶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蘭諸國脩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為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以百姓為憂不以天下為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

永元之世以為遺誅令畏服威靈穡纇即斃徼外絶國慕義重譯来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辛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内思媚周京為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可及漢世后

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人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為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

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賢愚臧

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識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傳於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来惟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焉歷世彌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

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為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口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俱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

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蹪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虣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槩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

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為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篨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茍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阽以深患茍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罹疾廢於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示有攸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

猶可以稱况乃忠兼三義文備三徳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曾之季文子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

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奚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令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公父之

中擇一處馬使不得稱子而已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為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

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旨朝廷以災異憂懼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硯為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荅聖問情裏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德殿東庭中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狀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

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關機之內袵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忠賢決毀譽分直邪各得

其所嚴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主尤務焉

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黄門桓賢晤言相徃来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

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縛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宫乃下獄死是時王莽為司馬遂為簒亂亦卒誅夷竊思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為王氏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宫不知其名大水為

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並湊强盛也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禄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南宫侍中寺雌鷄欲化為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鷄為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即有雞禍孝宣黄龍元年未央宫輅軨中雌雞化為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即位將立妃王氏為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鷄化為雄距而鳴是歲封后

父禁為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
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為大司馬由是為亂昔武王伐紂
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静牝雞
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
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為元
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
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
所及頭冠或成即為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斷婬御

改興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即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疾癘流行迅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勝則震陰勝則食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河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

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主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為羸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為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

出息不急之作省徭賦之費進清仁黜貪虐介損求安屈省别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為平城門正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内崩潛潭巴曰出宫瓦自墮諸侯强陵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宫室傾圮小人在

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惡抑諸侯強凌主之漸宰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奥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

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亦臣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妖變以當責讓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絶故數十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紛降日

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宮中無地逆亂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帑藏死則丘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為姧禍盜竊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鷄變化豈不謂是令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其隄防明其禁限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論者疑

太尉張顥為玉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
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禄勲
偉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
既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
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
趙玹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優當以見災之
故為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
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禄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愊剛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宜且消息以示憂懼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但當察其真偽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

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恐而絶之側身踊躍思惟萬幾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既自約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皐公之福諸侯淩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封事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

設論

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

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
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醇和之靈覃
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
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
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
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寛明輔弼賢知宗英逸
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羡者荷榮祿而

蒙賜盡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為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

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宗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蔕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毁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

逝而遺輕夫豈慠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黄鍾應融風動而魚上氷獲賔紱則徵陰萌蕤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令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拆綋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丕顯泜泜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濵之石累珪

壁不為之盈捄浮磬不為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綏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守閥子哲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禄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廵放屣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

澹於守高意無為於持盈槃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
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
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
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
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
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
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
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

也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寧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爞熠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脁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

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

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洪德於衡輈倕氏興政
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
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
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葢弘羊據相
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
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
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

耿翩翩而獨征

月令問答

問者曰子何為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為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錄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為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內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凜凜死亡無日過被學者

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躓隕墜無以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為本敎辭托說奮求歷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密勿昧爽成之旁貫五註參互羣書至及國家律令制度遂定歷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賾辨物庶幾多

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為可覽則余必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為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為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句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歷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

月令所用參諸歷象非一家之事傳之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疎濶廢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為孟春春中雨水為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歷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令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令不以歷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歷於大雪小雪大寒

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秋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祝髙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髙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葢書有轉誤三豕渡河

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宫令謹門閭令曰門閽何也曰閽尹者内官也主宫室出入宫中宫中之門曰閽閽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閽尹所主知當作閽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令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别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為非其時詩曰定之

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栽築即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令文在前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為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為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

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令總合為一事不分别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為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春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為三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為獨自壊非水所為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

逆即分為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絶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

土土王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以為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為夏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故食豕而食牛土五行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德者故以牛為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非可食者犬齒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為秋食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為牲故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為木菽為金麻為火黍為水各配其牲為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粹不合

於易卦所為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為章句聊以應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御妻令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連珠

廣連珠

臣聞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嘷家人小妖也猶忌慎動作封鎮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横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

道為知者設馬為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知者通

頌

東巡頌有序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翶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戚輿服而東巡

按藝文及古文苑俱稱班固作而舊刻中郎集亦載是篇姑兩存之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旣禘祖於西都又將祫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舊集不載此篇而藝文云蔡邕作姑并存之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旦有周生申及甫允兹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黄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

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蔚參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為大田多稔然而地有埆塉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馬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氷在蜀信臣

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葢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為因其所利之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畧大吏麹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付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

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款曠陂會之於新渠疏水門通竇瀆灑之於畎畝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為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筭農民熙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斥鹵莫修莫釐饑饉困悴莫恤莫思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畆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為酒為醴蒸彼祖靈

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陳留太守行小黄縣頌

大顯為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兹小黄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丕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暖丕路北至考城勸兹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為

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
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
清

祖德頌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
畢降夫豈后德熙隆漸浸之所通也是以易嘉積善有
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
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

德宰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兎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彖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為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菳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别榦同心墳有擾兎宅我栢林神不可誣偽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剡貪靈貺以為已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

有先功匪棨伊㞒

麟頌

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修麒麟来孚春秋既書爾来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

五靈頌

大梁乗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繞于垣垌

贊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陜餘慶餘慶伊何
兆民其覲少者是懐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
晉京輦京輦用清乃登三事三事攸寧契稷之佐具干
堯庭令則由古於穆誕成

焦君賛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棲遟偃息泌之洋洋樂
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延徵延用將受袞職昊天
不弔賢人遘慝不遺一老屏此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

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真清和自然澡以春雪澹若洞泉温乎其仁玉潤外鮮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十八